

台湾行——那片海

文学院 王雅琳 / 文



亲切到让我难以自拔，它从不刻意为你营造恢宏磅礴的气势，无论何时，只要你愿意，便可以去触摸海边巨大表面一层层嫩绿的绿茸，可以去拥抱被浪峰拱起的霞霏燃烧着的霞光，或许只在那一刹那你若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自己，这一切便意义非凡，那是海上的火车驶入了你眼中的福尔摩沙，是跳跃着的浪花泛进你内心的属于整个城市的信任与包容。

台湾的海是卷涌着宝藏的魔法世界，在细浪拍打处，长长的海藻懒洋洋地爬在沙滩上，绿的人不由心生喜爱。扇形或螺状的贝壳调皮地潜伏在浅浅的一层沙下，一个不小心踩到了它们，脚心就会被咯的痒痒的。若是幸运地赶上日出，便会看到胭紫色的天浮在东边的海平线上，海天接壤处似一条百般变化的彩带，慢慢地变粉，变红。很快，光线越来越强，开始刺眼，一个光圈嗖地跳出海面。海上的雾气渐渐散开，眼前坚硬的贝壳和细碎的小礁石似天边云一般绣上了金边。此刻凉风徐徐，吹散了海魂，搔摸了水手，破译了在迷雾中伪装成树的桅杆。

偶尔骑行海旁，无论怎样因劳累而分神，无论怎样费力地顶着逆风行上坡路亦或乘着顺风下行下坡路，只要远远地听到号角忽然出现的海，脚底便一下子生出力量。而那海边一浪一浪由中间聚拢散开的白色波浪，是陪伴，是远方未知的迷离梦幻的故事，是故事背后的偶感一隅的白日梦。

台湾的海若这城市一般憨态可掬。海明威曾说：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相比之下，台湾就没那么辉煌体面，它是溽热的，躁动的，绵延不错的像是冗杂的夜市，它同四周环绕着的汪洋恣肆一样，固执地驻守着，流动着，而那被激浪拍打起的泛动的泡沫，分明是安静的不设防的台北的心脏。

绿海拾贝

像风一样自由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张祖欣 / 文

二十岁的年纪，你该像风一样自由。你年轻，你有梦想，你对未来或浅或深的向往，你最想看从未来到过的风景，你最想讲让旁人哈哈大笑的话。你最该找段时间，忘记烦恼，买张火车票，最好是绿皮火车，然后背起你厚厚的行囊，伴着火车鸣~呜~的汽笛声，慢慢悠悠地晃到目的地。而后把你的足迹留在溪边，河边，海边。把你傻傻的笑容散播在山川，沙漠，草原。你的未来干净的像一张白纸，你有责任，也有能力把它点染得缤纷多彩，你该像夏天的风一样热情而徜徉地吹在大好河山之间。

去天涯海角。攒一笔大大的钱，在寒假，在北国落雪的日子里，逃离凛冽的寒风，坐火车穿过大半个中国，去三亚，穿上短裤短袖，去用自己的脚丫试试海水的温度，张开双臂，用你的胸膛去感受大海的广阔。去看看镌刻着“天涯”和“海角”的石头，去听关于关于坚贞爱情的动人故事，感动之余，用自己的心铭记这片地方，铭记这个故事，只用自己的心就足够，不要试图把所有风景都拍下来，照片一两张就够，不要走一路，自拍一路，你是来看风景的，不是来看自己的。找个海风和煦的午后，一个人沿海边走走，安安静静地走，最好只有你，周围静到你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静到只有海浪拍打礁石声，静到你连呼吸都要小心，找个阳光最明媚的地方，静静的看日落。

去哈尔滨。去这座冰雪之城，去感受动不动就零下20度的温度，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找个好天气，去中央大街感受欧式建筑的风格：十五、六世纪的艺术复兴式，十七世纪初的巴洛克式，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建筑。建



像风一样自由

像风一样自由

像风一样自由

像风一样自由

精彩推荐

《麦田里的守望者》

守望本是一种姿态，一种勇气，也饱含着一份期待，守望更是一种难得的情怀。

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因为四门功课不及格而被学校开除的15岁少年，他倒扣鸭舌帽，穿大号风衣，抽烟，酗酒，满嘴“他妈的、混账”。但这样一个人物却也闪烁着几级积极向上的光芒。他憎恨学校里的那些势利眼老师和那些霸道的学生；他厌恶那些粗俗无聊的人；他并不想让自己也堕落；他有一个讨人喜欢机灵又爱着他的妹妹和一个讨人喜欢却讨厌他的弟弟而且他爱着他们……这一切我们都能感受到在霍尔顿心中还存在着一股正义的力量，他自有他的单纯可爱。

然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霍尔顿困惑与无奈。他虽然被开除却还要继续上学；他虽然满口污言秽语无所顾忌的说出他对生活的不满，但他始终无法改变现实甚至无法给舍友一点威慑；即使遇上一个粗俗不堪的出租车司机他也只能跟着他装粗俗；背着父母他跑去酒吧还叫来了“小姐”，这正是一种现实无力的对抗下的妥协，但我们并不能斥责他过多，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颓废和滞涩是难以反抗的。

除了善恶，这部书中的另一重点则是理想。“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工作是在那儿守望，要是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是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便是霍尔顿的理想。这样简单，这样普通，甚至于有些幼稚可笑。它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我们致力于成为医生或者律师，而是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奋斗中所体现出的精神。从而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小人物的伟大，即使身在黑暗中也从不放弃追求光明的渴望。

二十岁的年纪，你该像风一样自由。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团委学生会主办

刊头题字 张爱萍 上诗

指导教师 谭玲玲 王丹 陈凯凯

社长 周倩

主编 邵坤仲

校内统一编号 LBZ—27

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专家来我院访问



5月20-22日，应南志标院士邀请，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家畜生产项目主管Werner Stür先生、驻中国地区经理王广林先生，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动物营养专家Di Mayberry女士一行三人来我院访问考察，了解中澳合作项目进展。

访问期间，我校王秉校长、甘肃省外国专家局维维副局长在科学馆贵宾室会见

Werner Stür先生一行。省外专局外专处徐妍丽处长，我校国际处王育华处长，我院南志标院士、侯扶江教授、沈禹颖教授等参加了会见。

会见中，王秉校长代表学校对Werner Stür先生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草业科学在兰州大学学科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ACIAR的大力支持，双方在人员交流、合作研究

日本鸟取大学专家来访

5月2-9日，日本鸟取大学干旱地研究中心主任恒川笃史教授和小林伸行副教授访问我院，并前往临泽试验站参观。恒川教授在结束民勤的野外考察后，参观了临泽试验站，详细了解了多年生混播草地和一年生草地的放牧试验，检测了大反当家畜呼吸代谢测定室的运行状态。

访问期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王涛研究员、寒区与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薛炯研究员、我校国际交流处陆为国副处长、杨秀珺老师、我院院长侯扶江教授与恒川教授讨论了科研合作，小林副教授将在临泽试验站开展放牧肉牛代谢方面的博士论文研究。

陈先江博士、朱万吉畜牧师和学院研究生姜珊宁、张程和宁娟陪同考察。

沈禹颖教授团队参加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实施方案讨论会



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郭沫若

说走就走的旅行

大气科学学院 张鹏翔 / 文



他说，我们去旅行吧。旅行，去哪儿？洱海湖畔，波湖；普罗旺斯，花环；布达拉宫，经幡；……

他说，你去的是人间。旅行，寻什么？友情，失约；爱情，入家；未来，懵懂；……

他说，你寻的是人生。

他说，你应该出去走走，撬开心的枷锁，也许脚步一步不前。

他还说，你和世界难道真的老死不相往来？

纵纵饥寒交迫，

纵使灰头土脸，纵使粉身碎骨，纵使到头只求到一片止痛药，也要出发！

不容别人的鸡汤，不信别人的信仰。他说，去旅行刺骨但深刻，伤痛但铭心。他说，去旅行别管风言风语拂掉地图、扔掉指南。

他，站在山丘上，

灰头土脸，衣衫褶皱，皮肤皴裂，伤痕累累；眼神笃定，一脸灿烂。

我，翻过山丘，含着热泪，拥抱了他。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罗曼·罗兰

一个人的旅行

外国语学院 刘平平 / 文

又有时候，就做个省略号，不知道下段时光会是什么，期待，创造，永不止步。

人生就一段旅程。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选择。生命之所以如此美丽，就是在一个人的经历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成功也好，失意也罢，每一份果实都不会错过走过的步伐。

我们当时多么勇敢地奋斗过！我们当时多么浓烈地热爱过！在生命该张扬的季节里，耀眼地活着。不计得失，不畏生死。

当我每到一地方，我欣喜的心仿佛要跳出胸膛。原来这儿有故事可写，原来我会一直心动，原来我这么爱着生活。

我要用灵动的语言书写它，优美的歌喉歌唱它，一颗永不老化的心纪念它。

一个人的旅行，多个人的记忆，众彩纷呈的人生。



我容易对孤独上瘾。最和谐的或是一种状态：既不刻意怀念神伤，也不沉溺思念情殇。

我喜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走停停。这时我倾空我的故事，接收不知名的微笑和身影。

熟悉宠溺我。在熟悉的环境里，我的思维是热闹的。那一片片碧海连天的田野，我以赤子之心在上面奔跑。

陌生诱使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总抑制不住好奇的心。在空气里氤氲着陌生味的异地，感动的潮水在我内心翻涌。

我却愿意在一个陌生之地走走停停，嬉笑打闹。看异地的鸟，听异地的风，赏异地的湖，写异地人的故事。

你还想念过去的那个你吗？你还纠结于你没有得到的吗？

陌生带走我的遗憾，不打招呼，不作温情提示，但它老让我想起以前的那个我——那个热情洋溢，拥有一颗晶莹剔透之心的人。

我知道，时光不喜欢逗留。有时候，我就想做那个逗号，堵在时光的脚丫前。但

